

乙太漂移 第四篇：小傢伙的捷徑 (Little-Guy Shortcuts)

原作：K. Arsenault Rivera

譯者：南極熊

「莫哈·瓦瑪。我已經很久沒在這種地方遇見過你了，是什麼事讓我有這個榮幸呢？」

「我不會將其稱之為樂趣，魯達羅。你和我都知道不能放縱自己，」莫哈說道。他在老朋友對面的椅子上坐下。這個地方並不符合他的身份，在吉拉波的地下室裏，沒有空間來擺放任何能稱得上是美學的東西。魯達羅曾擁有一棟與莫哈爾的豪宅類似的宅邸，現在他已經與自己的手下被「平等」了，這位身型魁梧的警衛隊長現在與他的前下屬一起睡在營房裡。

真是太可恥了，這個人是卡拉德許的英雄，他的回報怎麼會是僅僅睡在一張簡陋的床墊上，和只有一個寫著自己名子的置物櫃呢？

魯達羅低聲哼唱，其他警衛們——在同袍情誼的名義之下並不存在個人隱私權——都在仔細地監視著他們。其中兩人身靠在後牆上，其中一人藉此機會開始檢查起他的武器。

「看看這種所謂的節制為我們帶來了什麼，」魯達羅邊說著邊把身子往後靠，嗡嗡作響的乙太燈光之外的深色陰影落在他露出來的傷疤上。

莫哈環顧四周後再次開口，緊張的汗水順著他的後頸流下。「你在這裡的新朋友們。他們值得信任嗎？」

在片刻的安靜之後，「如果你說的是卡拉德許，那就不用質疑。」

莫哈的笑容幾乎看不出之前的緊張。他傾身向前，將一大瓶威士忌放在桌上。魯達羅的品味仍然沒有改變。「當你被送上軍事法庭時，我為你辯護，我為你的忠誠和奉獻作出見證。我告訴其他的領事們，如果有必要時，我會把我女兒的生命託付給你。你還記得嗎？」

魯達羅的眼中閃爍著光芒，他的手握住了威士忌酒的瓶身。「我記得。「愛國者的心應該充滿熱情，為國家服務和保衛國家。」是這句話沒錯吧？」

是的，其他領事們也都很喜歡這句話，所以莫哈稍稍對此感到有點自豪。而且這是正確的，與卡拉德許的安全相比，幾個叛徒和變節者的生命又算得了什麼？

莫哈爾點了點頭。「我再次需要這股熱情，魯達羅，卡拉德許需要它。」

這位白髮警衛斜著頭。「你有什麼打算？」

「結束這種道德沉淪的行為，」莫哈說道。但是魯達羅是個十分謹慎，已到了一絲不苟的人，這也是為什麼他從來沒有被指控成功的原因之一。儘管他被認為是很殘忍的人，但他的服務記錄卻十分出色。魯達羅獲得的支持評論可以疊到和他本人一樣高了，而且他的個頭並不小。因此，莫哈

知道他必須用更多的訊息才能獲得他更多的支持。「一位強大的精神法師同意幫我們「說服」其他幾個人站到我們這邊——但他也索求代價。」

魯達羅傾身向前。「我在聽著。」

「我需要一股力量來結束這場比賽。我們會在終點線處為賽車手們設下陷阱，並在眾人注視下奪回卡拉德許。貢提會過於專注於管理比賽本身而沒有註意到這一點，而且他還已經僱用你來負責安保了。」

魯達羅睜起了眼睛。「那可能會很血腥，莫哈。」

「那就讓他染上血腥吧，」他回答道。「沒有任何一場值得進行的革命是不血腥的。讓我們展示給這些所謂的叛亂分子們看看，真正的勇氣到底是什麼樣的——以及應該為他們的野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又到了賽車日，又到了考驗賽車手的時候！我是文(vigorous interrogation network的字頭簡寫，冷笑話)，代表精力旺盛審訊電台，而今天的嘉賓是……」

螢幕上穿著非常時尚的大眼球轉向舞台左側華麗地鞠躬致意，就在這時候，鏡頭的畫面向後縮小，顯露出他旁邊的另一個身影——一隻大型的猩猩。突出的骨頭在他的頭部周圍形成一個驕傲的王冠。同樣的，他手臂的尺骨和橈骨在皮膚上清晰可見，骨頭上鑲滿了散發著柔和光芒的紫色寶石，與他戴在胸前的牙齒項鍊相匹配。

「格倫納，吉拉波大獎賽在此部分的贊助商之一。格倫納，我必須得告訴你——你肯來參與真是我的榮幸，整個多元宇宙都很高興能認識你。」

格倫納用一根大蘆葦給自己搵著風。「但眼前只有你們兩個人來迎接我們，真奇怪。」

文扭了扭身子後，皺著眉頭。他的翻譯也模仿了他的動作，並在頭上多加了一個抓癢的動作。「好吧，整個多元宇宙都正在看著，明白了嗎？這就是攝影機用途。」

格雷納直直看著鏡頭。「多元宇宙中的其他人都在這裏面嗎？」

「他們就是透過這個觀察的，」文打個手勢說道。「無論如何，每個人都渴望能了解莫甘達！請告訴我們所有的一切！你引以為豪的是什麼？你最討厭的是什麼？你最想要炫耀的又是什麼？我注意到這裡有著巨大的古老石製圓環。是你們設置的嗎？還有那些漂浮的島嶼——」

「它們不是在漂浮。」格倫納說道。他從由真菌和香菇形成的巨大寶座上跳下來，走近鏡頭。在他的手掌上，鏡頭看起來比一副紙牌還小。

「你為什麼說它們不是在飄浮！我親眼在這裡正看著它！那一片河水就飄浮在我們頭頂上！各位先生女士們、各位朋友及選手們，你們可能想不到，為了能在這裡地點拍攝，我們做了多少的準

備。我的燈光師已經濕透了，我手中的麥克風也很滑，我的場務助理也成了濕助理。畫面之外正在下著傾盆大雨——

「它們是在墜落，」格倫納說道，他用空著的手指向文提到的那條河。



誰會想到一顆眼球也能變得蒼白？這是文唯一一次不需要翻譯便能理解的手勢，但他的翻譯並不打算就此懈怠。

「啥，啥意思，你說它們在墜落？」

「它正在墜落，正如同一切其他事物目前的情況，正如同一切事物自從月球誕生以來便都是如此。當它墜落到累了時，它就會著陸。我建議你在那個時刻最好不要在這裡。」德魯伊說道。他把攝影機轉來轉去，用手指刮了機子的兩側，再輕輕敲了敲鏡頭。「你說他們都在這裏面？」

「有點類似。嘿，呃，你覺得在河流不想再墜落前我們還有多久時間？因為我不擅長游泳，嘿，你在幹什麼！」

格倫納——高階長牙德魯伊、大獎賽贊助商、害怕更多的遊客會帶來什麼未知影響的猿人——用盡全力將相機扔向上方的河流。他肯定對它施加了某種魔法，不然它不可能飛得那麼快，那麼猛——像是一顆直奔未知的閃爍流星。

樹木真棒。

然而，茜卓現在並不是這麼認為的。她過去一直認為它們是極其無聊的東西，與背景融為一體，又或者只算是潛在的燃料！她在吉拉波這樣的環境裏長大，那裡並沒有很多的樹，而瑞格沙也是那種找不到任何比灌木還高的植物的時空，雖然她與那個情況並沒有任何的關連。

當然，後來她遇到了妮莎，一切都開始有所改變了，再然後她遇到了芮恩，也又再失去的一位新的朋友。

但這些都是在輕鬆散步時的鬆散念頭。現在，她正在比賽。她眼裏看到的樹就只有她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飛馳而過的樹木而已。

這些樹木本身也是巨大無比的，直衝星空的高聳橡樹，在過度成長後轟然倒下。你甚至不用妄想著試圖逃脫他們，這些該死的東西和拉尼卡的任何一座尖塔一樣大。茜卓曾見過阿維什卡的旗艦隊，把重量比它們本身還要重的樹幹當成賽車道來用，在上面奔馳而過。

地面本身也沒有任何好到哪裡去，阿芒凱和阿維什卡的賽道大部分都算是平坦。

這裏？

在這裏賽道更像只是一種建議而已——並不是地面有被認真處理過的路線。

即使像鼎雲俠隊這樣配備了精心校正的懸吊系統和適合攀爬障礙物的全地形前輪，行駛其上依舊是很艱難。茜卓躲開了一根低垂的樹枝，但她的一名鼎雲俠隊同伴卻將自己掛在了那樹枝上面。失去主人的車輛仍持續向前衝去，直到撞上了一堆荊棘後，像個可怕的死亡旋風飛向空中，不停轉動著的車輪就像一把斧頭一樣，正在尋找著可以砍下的頭顱。

一把剛好擋在茜卓正前方的斧頭。

其他人也許會對此情況提出一些優雅的解決方案，但那不是茜卓的做法。她繼續往前前進，她的兩側各有一輛循光雲遊械隊的車輛——一輛裝備了一個簡單的鉤子，另一輛則裝有一個發光的球體，她直接認定這個球體是會爆炸或是能夠以某種方式將她蒸發掉的。

「我們不能討論一下這個情況嗎？也許我們可以一起繞道而過？」茜卓大喊道。

當她聽到的回應只是一聲嘩嘩聲時，茜卓開始以最大的加速速度向前衝去。如果她計算的時機無誤，那麼……前方旋轉中的破碎車輛就會起火。

茜卓從一處缺口之中穿越而過，流浪者們沒有來得及調整方向，就直接撞上了輪轂——她聽到了他們車輛爆炸的聲音，及後方的閃光和飄來的汽油味。茜卓沒有時間去慶祝自己逃出了包圍。莫甘達的巨樹羣在她周圍開始紛紛倒下，其中一棵傾斜了下來，這如海龍一般的龐然大物隨時都會傾倒在她面前，變成一堵三十英尺高的木牆。在這可怕的一瞬間，茜卓記起了洞境樹——非瑞克西亞的世界樹——將樹根扎入每一個世界、每一個時空裏，一股恐懼感頓時湧上茜卓的心頭。她不能讓這件事影響到自己，不是現在。恐懼通常是最後消失的情感。她想起，艾紫培在戰鬥前總是會說這句話。

賽車就有點像是在戰鬥，不是嗎？不如就帶件武器吧。

茜卓從賽車座上站起，她周圍的空氣開始出現閃爍，形成與她周圍這些巨木一樣違反自然法則的一層淡淡的薄霧。在她的手掌之中，她召喚出一輪熾熱的太陽，這是代表了她的太陽——表明了她是多麼渴望獲勝。

必需要獲勝。

一道耀眼無比的閃光，令所有賽車手都必須轉頭迴避。沸騰的熱量一下子將附近易燃的木材一併點燃，水氣發出嘶嘶聲變成了蒸氣。

如果前方沒有路，茜卓·納拉會開闢出一條路。

她將火球丟向迎面而來的樹。在煙霧和燃燒的樹葉之中，出現了一條貫穿而過的漆黑隧道。

平穩一下呼吸。沒什麼好擔心的，對吧？她可以處理好的。



她調整了一下後視鏡，想看看跟在身後的有誰。乙太流浪者隊，不算是個驚喜。噴火是這場比賽中唯一一個反應能力能與茜卓媲美的人。捷獸隊跟在乙太流浪者隊後面——飛越障礙物來說相對容易些——但還是比噴火那近乎瘋狂的駕駛速度還要慢一些。排名第四的是阿芒凱豪傑隊，巴席利把一層薄沙當作一把巨大的鋸子在用，鋸斷了任何茜卓錯過的樹木。失去了一個輪子並沒有讓他們放慢速度太久。

首位，第一名的感覺真好。

但並沒有持續太久。

當茜卓從她開闢的燃燒隧道中走出來時，她發現他已經在另一邊了，溫特不知不覺就又跑在她的前面。

不管這傢伙是用什麼方法不斷地作弊的，茜卓都已經感到厭倦了。有些人參賽是為了要用正當的方式獲得優勝的！而且他到底需要乙太火花來做什麼？

管它的？絕對不會讓他得到它的。

茜卓將會確保這一點。

納拉到底為什麼會需要乙太火花？

噴火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這個問題，看著鼎雲俠隊快速地穿越在叢林中，你會認為這是個生死攸關的情況。納拉的髮夾急轉彎和魯莽加速會讓所有人望而生畏，除了最勇敢無腦的模仿者以外。

噴火並沒有因此被嚇倒，而她也不想成為模仿者。

她沒有選擇進入納拉打通的隧道裏——噴火一看到就直接判定那是個死亡陷阱——她將賽車切入倒車檔並等待阿芒凱豪傑隊切穿那棵樹木，沒有必要浪費多餘的力氣。等到了前方的洪氾平原後，阿芒凱豪傑隊將無法再追趕上來的。他們拉車的坐騎已經很疲憊了，再加上不穩定的地形對他們一直承受巨大壓力的車軸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噴火可以在這一段路裡先跟隨其後，然後晚點再找機會超過納拉。

但是觀察阿芒凱豪傑隊後讓我發現到這個問題，他們極度的渴求乙太火花。你可以從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中看到這一點——他們的戰歌、扎胡爾的演講。像她這樣跟在他們身後，她可以清楚地聽到年長豪傑的說話聲。

「阿芒凱的生命之花曾經與此處一樣的盛開，不用擔心我們將再次為我們的人民奪回一切！對於那些張開雙臂迎接死亡的人來說，大自然還能給他們帶來任何恐懼呢？」

巴席利的沙鋸刀碰上樹木的軀殼，紛飛的木屑如同在模仿先前那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沙塵暴一般。噴火發現自己下意識的屏住了呼吸，儘管她知道那並不會傷害到她。

但當她看到他時，她放鬆呼出了那口氣，那個在前一天為了救扎胡爾而犧牲的人。儘管他的棕色皮膚已經開始變灰了一點點，但仍能無庸置疑地認出他來。他的同伴用蓮花瓣裝飾他的辮子，用金箔裝飾他的鬍鬚。他與巴席利和扎胡爾並肩騎行，共享他們的傳奇事蹟。

噴火曾經見過他一次。在比賽開始之前，他曾到過乙太流浪者隊的車庫，並帶來了一些糖棗。

「從我們的土地來到你們的土地，我們還有很多。」他當時說道，「不能讓人說阿芒凱不尊重舉辦比賽的東道主。」

地面突然開始震動起來，噴火緊緊地握住方向盤。接下來前方的洪氾區應該不會造成任何麻煩，但是……她在這個地方的旅遊指南上讀到過什麼？

當您在莫甘達旅遊的期間，最好要時刻留意著天空。你永遠不知道月球的碎片何時會降臨！如果您看到同時有五塊以上的碎片同時脫離，那麼您可以十分肯定在它們墜落到地面時，您將會遭遇到地震。如果您在看到任何跡象之前就感覺到震動，那就已經太遲了！

果不其然，他們身下的輕微顫抖開始逐漸加劇，最終變成了來自大地的飢餓咆哮聲，而拉著阿芒凱豪傑隊領頭戰車的河馬則直接衝出了賽道。噴火可以看到遠處發光的球體，它代表吉拉波大獎

賽官方提供的藏身之處，這意味著安全的庇護所。捷獸隊員們在天空中來回盤旋著向東邊飛去，就像孩子試著躲避被球擊中一樣躲避著流星。

抬頭仰望捷獸隊或許是個錯誤的決定。

當她抬頭仰望它們時，她就必須面對月亮碎片墜落的景象。



兩年前的一個早晨，她醒來時看到一隻巨大、包著白盜盔甲內的巨臂刺穿了她熟悉且熱愛的城市。她根本沒空換衣服，只穿著睡衣就跑下樓，她的父母肯定就在這棟豪宅的某個地方。

但她最先找到的並不是她的父母，她家族守衛兵其中的一批已經被敵人擊倒，他們的劍與手臂融合在一起，他們的盔甲和皮膚也黏接在一起。擊退他們是西塔此生做過第二困難的事，她把所有能摸到的任何東西都變成了臨時的武器，用來擊退她所熟悉且熱愛的朋友們。

最困難的事？當天晚些時候才會發生的事。

她的父親堅持說他們還有一些時間可以再等待一會兒，但他錯了。

「叛徒領袖呼叫噴火，別想著要跑贏過它。我們要和其他人一起進入山谷，這是命令。」

琵雅·納拉的聲音蓋過了遙遠記憶中的尖叫聲。

噴火本還想要爭取一下。當洪氾區面臨災難時，當其他所有人都會前往山谷避難時，他們可以藉此獲得巨大的優勢。她能做到的，只要她能清空思緒集中精神，她就一定能找到辦法跑在月亮落下的前方。

但是西塔很清楚地知道，她握著方向盤的手在不停的顫抖著。

不值得冒這個險。

她轉動車身朝山谷開去。

無論乙太火花對納拉意味著什麼，它對於噴火來說都只有一個意義。

再也不用遵從她父親的意願了。

敏不是法·芙瓊。

但她也想要像她一樣。誰不想呢？所有送終士們的生命都歸功於芙瓊的勇氣和計謀。其他人看到的是死路，而芙瓊看到的是有利可圖的未來，她會將這未來轉變為事實，並把這事實從敵人的胸腔中給挖出來——如果有必要的話。

因此，當敏看到巨大的月球碎片以令人感到絕望的速度朝著地面墜落而來時，她沒有逃跑，芙瓊也沒有。她就站在送終士隊的前頭，所發出的嚎叫聲迴盪穿插在引擎的轟鳴聲之中。他們電鋸的轟鳴聲是對天空、大地、以及上天的挑釁。

肉末的心態膨脹了。她從車輛的駕駛座上走了下來，如果她能正確地平衡好她的雙腳站好，那她可以用腳來繼續掌舵。狂風不斷地打亂她的頭髮，一塊鋸齒狀的岩石劃傷了她的臉頰，在她身後，有人敲響了戰鼓。

「我們能得到什麼呢？」

「一個未來！」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失去？」

「一切什麼的都已經被我們燒毀了！」

當然，從她現在的位置來看是無法避開陷阱的。她的專注力都集中在芙瓊身上，一併關注著天空中即將到來的末日，以至於她沒有注意到車輛下方的地面。

她的身下張開了一個大坑，大到足以吞下肉末和她周圍的五名騎手，她的車輛以最高速度直衝向那片地面。在一開始時，掉進坑裡最初並不感覺像是一種幸運，但最後它卻變成是個幸運。肉末在最初被慣性的殘酷無情之手拋向空中時，連連驚呼不已，然後發現自己落到了芙瓊的後車箱裡。

這是肉末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但也可能是最後一個。

敏趕緊站了起來。她的側面已經佈滿了擦傷，而且她確信自己在著地時弄斷了一根肋骨。芙瓊的副駕駛早已經跑過去在幫她了。

但在地站起來之後，她發現每個被困在坑裡的人都將會要面臨到什麼。

襲擊者，大約有十幾個。這個開頭就已經夠糟糕的了，但是當發現所有的襲擊者都配有恐龍坐騎時，情況就變得非常，非常糟糕了。

一聲嚎叫聲幾乎震破了敏的耳膜，從灌木叢中突然冒出一隻根本不可能被樹葉給著遮蓋住的生物——一隻大小幾乎與加斯塔巨獸相當的長頸恐龍，甚至可能還要更大隻，不對，肯定是要更大隻。它的背上有一座用木頭搭建而成，搖搖欲墜的三層堡壘，上面站滿了蜥蜴人。

全副武裝的蜥蜴人。



「我的天——」

「煙！黑煙！哎呀，糟糕，怎麼這麼多煙！我們該怎麼辦！」

達雷迪的眼睛睜大了。那個到底是什麼玩意兒？為什麼在那上面的人要瞄準攻擊賽車手？德魯伊向他們保證過類似的事情在這裡是不會發生的。

但他們現在就在這裡。到最後，保證並沒有什麼意義。

「填裝大砲！」達雷迪大喊道。「確保我們所有的切片刀都在切割，這樣或許可以傷到野獸的腿筋並阻止它前進！」

竄天鬼隊的隊員們迅速採取行動。其中大約只有一半的人有切片刀，但有切片刀的人並不需要藉口去使用它們，因為很快的刀刃的呼嘯聲和箭矢落下的破空聲交織在一起。

「很好！」達雷迪說道。正當他仍在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時，一支飛箭刺穿他的擋風玻璃，控制台上頓時火花四濺。如果他們能夠到達它的腿部……「保持隊形……目標正前方！全速前進！」

「全速前進！全速前進！」

鬼怪的尖耳朵在風中翻動著，他們的速度也到達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達雷迪緊緊地抓住身邊的防滾架，顯示數據的螢幕在駕駛艙裏各處翻滾著，煙霧也開始逐漸充斥在駕駛艙內。如果他們能度過眼前這個難關，所有這些都是可以再解決的。這隻野獸的脖子可能很長，那它的視力應該不會好到哪裡去，而且——



而且他是倒立著的，他的整輛車都是。

「什麼？」他喊道。

造成這個詭異現象的答案很快就顯現出來。雖然他已經考慮到了最大的那個生物，但他卻沒有想到還有躲藏在暗處的那些小傢伙們。在鬼怪們朝著大傢伙靠過來時，他們直接衝進到一個羅網陷阱裏了。他到現在才察覺到——把他們吊在半空中的這張網，以及捕獲他們的人那些閃閃發光如同爬蟲類般的眼睛。這些鋒利的兇惡武器上，每顆尖牙都跟達雷迪的手指一樣長，反射著上方正在墜落的小行星發出的光芒。

他們還是有能力對抗這群人的，或許，畢竟還有切片刀，但是——

但這些襲擊者們卻像是扯掉蝴蝶的翅膀一樣，輕鬆地從車輛的前方把那些都給扯了下來。

「老大……」紅檔的聲音傳來，「這次麻煩大了。」

達雷迪吞嚥了一下。「你可能是對的，紅檔。不過不用擔心，我們可以找到辦法——」

「再見，老闆！真的很高興和你共事！我保證我會成為比你更好的老闆！也更酷！」

在說啥——？達雷迪眨了眨眼。紅檔的側邊車輛爆出一聲劇烈的爆炸——威力大到足以短暫的嚇退那些襲擊者。紅檔和其他鬼怪則利用了這一點點的間隙，像一條不穩定且散亂的河流一樣從車輛中蜂湧而出。

「嘿！嘿，你們要去哪裡？放我出去！」

「對不起！」鬼怪們同聲喊道。

但是，當達雷迪聽到他的襲擊者發出了嘶嘶聲和乾柴般沙啞的笑聲時，他不禁感到一陣困惑。

在內心深處，茜卓知道其他人正在各自分散，她也覺得這是明智之舉。當那些碎片行星即將撞擊地面時，仍然堅持保持進度將會是她眼下能做的最愚蠢的決定。

但溫特並沒有退縮，所以她也不會退縮。

她飛快地穿過洪氾平原，炸開一路上的樹枝和岩石以便跟上他的速度。只要在直道上，她絕對可以追上他的。一旦被她追上了，她將會確保他無法再透過作弊來維持領先，不會讓他再次成功了。

風聲在她耳邊呼嘯著，她現在只差半輛車身的距離了。接下來，碎片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撞擊，而且接下來，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爆炸的力量推飛向誰知道那個方向去。

專心。

慢慢地，吸氣，數到四，呼氣，將整個感知世界縮小到僅存在一碼之內，而她必需要專注於此時此刻；她需要保持高度的緊戒。無論溫特為了取得領先所使用的任何方式都可能是有危險性的，如果茜卓因此而受到傷害，妮莎永遠都不會原諒她的。

正是這種長期訓練得來的第六感，讓她在她們遭遇襲擊者之前的瞬間感知到了危險。就在他撲進他們的陷阱前一瞬間，茜卓注意到了一隻潛伏在坑裡的恐龍額頭上的尖刺。

反射動作超越了意識思考，她猛地拉動車頭，驚險地脫離出危險區域。車輪在平原的地面上挖出了深深的溝壑，飛揚的塵土幾乎完全遮擋了她的視線。值得慶幸的是，眼前的護目鏡幫上了大忙，幸好她這次有記得要戴上。

但她所看到的一切卻是雜亂無章的，一隻巨大且斑駁的恐龍在接近賽車手時發出了一聲刺耳的吼叫聲。它到底是從哪裡來的？這個東西的脖子和賽道幾乎一樣寬，長度感覺有賽道的一半長了。

在她注意到它的瞬間，它也同時注意到了她——它以及它所有的朋友們，單單是那隻襲擊他們的小恐龍就背著十幾個襲擊者。一隻長著獠牙的巨型蜥蜴從坑裡衝出來時發出了吼叫聲，還有三隻長著可怕犄角及棒狀尾巴的生物緊隨其後。

一陣火焰迫使他們遠離了她，但茜卓卻看見迅疾魔隊散發出光芒，毫無顧慮地向前直衝而去。

她必須趕快回到賽道上追過去。

茜卓啟動了她的引擎，下一秒，她的車輪在猛力地揚起塵土，害她不止地咳嗽著。就在她衝出霧牆的那個瞬間，她看到了他們——溫特、迅疾魔隊、緊緊抓著籠子的那個生物，還有包圍在他們身邊騎在迅猛龍身上的襲擊者們。

襲擊者向迅疾魔隊甩出了一個鉤子，那鉤子勾在這個小生物籠子的欄桿上。溫特非但沒有讓食屍鬼們發起反擊，反而是轉身逃跑了。車輛的動量和角度結合起來將鉤子給扯了下來，而那個籠子也跟著一起被扯下來。

當這個小生物掉進一個早在等待的袋子裡時，它放聲尖叫了起來。

溫特持續逐漸地遠去。

如果她無視這件事堅持跑下去，她就能獲勝。如果她堅持著跑在賽道上，她就可以把乙太火花帶回家並解決掉所有問題。茜卓咒罵一聲並轉動了車頭。

「納拉，無論你想要嘗試什麼——」

「你是副隊長！即使是你贏了也算數，」茜卓說道。「你先走吧，我等一會兒就追上你。」

「這太瘋狂了。」科羅廷反駁道。「為什麼要放棄已經到手的勝利呢？」

「我們在終點線見！」茜卓說道。

她把賽車靠近到那隻幾乎跟房子一樣高的恐龍旁邊。

吸氣，一，二，三，四。

茜卓·納拉從她的賽車上跳了下來，改搭上另一種老式交通工具的順風車。

難得的機會只有一次。

其他人都掉頭向著山谷前進，恐龍像小孩丟玩具一樣把它們給弄壞了。飛箭射穿了試著逃跑的人，而網子捕獲剩餘的倒楣者。

無論是賽道內或外都是一片混亂——如果她能趁現在取得領先的話，沒有人會有空來干擾她的。

噴火知道她必須要做的事。命運只給了你一次機會，你必須要把握住它。

讓其他人肆意地去掙扎求生吧——她必須要贏得這場大賽。

她將另一罐乙太圓罐塞進防護衣肩膀的端口裏，然後扭動。閃電再次在她的舌頭上跳躍，她的血液發出了只有她自己能聽得到的悲鳴聲。在她的周圍，空中的飛箭變成在緩慢地爬行，巨石懸停半空中，其他車輛的前進速度則快速的變緩下來。他們臉上外露的恐懼如今變成了一副毫無波動的面具。

噴火將一隻手伸出駕駛座側的車窗外，抓住一個襲擊者的眼睫毛。她用力一扯，產生的動能把他從坐騎上給扯了下來，撞上了另一個人。噴火已經準備好迎接恐龍接下來的尾部掃擊，在它的尾巴還懸在空中的這半秒鐘時間裏，她已從它的下方疾駛而過。出現在前方的是襲擊者的尖刺和長矛，將會刺穿一切試圖從巨大恐龍下方穿過的物體。

但他們無法阻止噴火。

她直接從中穿了過去，把一場致命的障礙變成了一次悠閒的觀光之旅。在她身後，她聽到極速蟲隊的一個車輪咣的一聲爆開了，聽到車子朝著賽道外旋轉飛去。

但她並沒有停下來，她不能在此停下，想贏的話她就不能停。

恐龍扁平的尾巴為她提供了一個臨時的坡道跳板，她可以用它跳過在前方挖好的坑洞。噴火催動了引擎。在她的騎乘技術之下，恐龍堅實的肌肉與吉拉波的鵝卵石街道沒有什麼不同。她迅速的躲開來自襲擊著那些試圖阻止她的攻擊，沿著恐龍的脊椎飛奔而去，直奔頭部。

正當她就到達頂端時，時間突然急速地恢復到原狀。她突然意識到，在周圍她所聽到的打鬥咆哮聲，實際上是揚聲器裏琵琶的聲音。

「必須停下來。她可能會有麻煩！」

什麼？

噴火向前把自己連人帶車射入了半空中，在滯空的時間裏會讓她有時間去思考，去理解，去——啊。

她。

年輕納拉的賽車被一隻狂暴的恐龍踩扁在腳下，噴火的心一下子沉到肚子裡了——但她隨即便發現她——一縷火焰貼附著在巨大恐龍的側面。

納拉放棄了比賽？

「掉頭回來！你沒聽到我說的話嗎？我們需要幫助她！」

琵琶聲音之中的恐懼喚起了另一段記憶。我們需要幫助她！

西塔和她的父親駕駛著租來的車趕往伊沙尼的住家，那是她母親最好的朋友。如果她不在家的話，就一定是在那裡。

因為她父親糟糕的駕駛技術，兩人卡在交通堵塞的車陣裏動彈不得。西塔懇求父親讓她用走的，或讓她開車，用任何方式都行，他們不能就光坐在這裡等。因為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他們絕對無法及時趕到的。

「保持冷靜。」當時他告訴她。「做任何事皆有其正確的步驟，西塔。」

在過了二十分鐘後，他們僅僅前進了半英里，而西塔則親眼看著入侵樹的一根樹枝砸在伊沙尼的房子上。

她感覺要窒息了。

「那妳去吧，」她說道。「家人為我所做的一切就只有拖慢我的腳步而已。」

輕輕一按開關，噴火關掉了無線電通信。

他的名字叫爛寶，他最近過得非常艱難。比賽本身就已經夠糟了，車輛飛馳著到處左閃右躲的、超小的籠子和溫特及那群可怕的暴徒們。爛寶已經面對面見識過捷獸隊和阿芒凱豪傑隊的不死坐騎，襲擊者和它們的恐龍只是眾多令人恐懼的事物中最新加上的一筆。

從各方面因素來看，這甚至可算是一種升級版，骨製的籠子至少比之前的金屬籠子還大。有空間給他做伸展及滾動，並且他的尾巴也不用再被擠到緊貼著身體。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也不知道。但至少，他終於可以花些時間來享受一下新增加的空間並且——

「放開我！你們不知道你們給自己帶來多大的麻煩！我向你們保證，竄天鬼隊不會容忍我被關起來的！」



爛寶移到籠子的邊上。看起來他將會有一個新室友了。意料之中。爛寶這一生中還沒能真正擁有過任何東西，通常過一會兒就又失去了。再見了，我的隱私，很高興能有你短暫的陪伴。

新來的人是個……鬼怪？爛寶認為應該是這個稱呼沒錯。綠色皮膚，大大的尖耳朵，還有炸藥和石油的氣味。第一印象很重要——尤其是可能會是室友的對象。爛寶走到他面前並伸出一隻爪子。

「你真是個有禮貌的小生物，不是嗎？」那鬼怪說道，他揮掉肩上的灰塵。「我的名字是達雷迪。」

爛寶點點頭，並發出吱吱聲。

達雷迪困惑地眨了眨眼。「你的名字是爛寶。不知為啥，我能夠理解。是某種簡單的心靈感應嗎？」

爛寶發出悅耳的顫音，度過一開始這個階段總是會令他感到些許疲憊。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人們能夠理解他的想法，這又是另一個和他的過去有關、尚未解答的問題。

「好吧，至少你看起來會是個好夥伴，應該……」達雷迪揮了揮手，皺著眉頭，像是正在努力思考著某件事情。「就以一個好夥伴來說，我想你對爆炸物一無所知吧？」

爛寶搖了搖頭。

「工程學？」

頭又搖了一次。

「那賽車呢？你是本地人，還是來自...」

爛寶再次發出鳴叫聲。

「不喜歡家鄉？好吧，我也不太喜歡我自己的家鄉，」達雷迪說著。他從夾克裡取出一小盤散發著美好氣味的東西，還有兩個金屬杯。他把這些東西放在他們兩人中間。「你有什麼忌口的飲食禁忌嗎，爛寶？我隨身特地帶了一些翡歐拉巧克力，就是為這種情況所準備的。」

噢，那聞起來就像瓦絲卡有時候會給他的東西！他禮貌性地蹲坐好。

「家鄉的味道。」達雷迪說道。他按下發條臂甲上的一個按鈕，有熱水流入兩個杯子裡，巧克力圓盤慢慢融化掉了，不久後，他用湯匙攪拌幾下。「給你。」

爛寶拿起杯子，將它放到唇邊。杯裏的液體又濃又暗，雖然不如瓦絲卡曾經給他的東西那麼的甜，但味道很接近了。

「如果我們將要如他們所說的那樣被獻祭掉的話，至少讓我們維持著紳士的形象死去。」達雷迪說道。

哦，獻祭品。爛寶把杯子放下。「聽我說，爛寶，這整件事對我來說都很奇怪，」達雷迪說道。他繼續不斷說著，但爛寶已經分心沒在理會他。老實說，爛寶已經厭倦了聆聽別人的抱怨了。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爛寶注意到了一位朋友。他先是撇見一道橙紅色的火焰在樹葉間悄悄潛行著，然後是鼎雲俠賽車隊服那獨特的白色和紅色。是那個噴出火焰的女孩！

她先向爛寶豎起大拇指，然後將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

她從一個廢棄部件溜到另一個廢棄部件背後，隨時確保躲在襲擊者從比賽中帶回的東西後面。與此同時，達雷迪仍一直不斷地在談論著翡歐拉的事物。爛寶假裝在專心聆聽。達雷迪需要這次的解放，就如同他需要那個巧克力一樣。

在他們右邊是竄天鬼隊裏最大的車輛之一。從這車輛的大小來猜，肯定是達雷迪的。火焰女孩在遇到巡邏隊之前跳進裡面躲了起來。

爛寶的小心臟劇烈地跳動著，她真得會成功的！

從側門繞過去，越來越近了...

直到她和一個剛轉過角落的襲擊者面對面的對上了。

火焰女孩準備射出火焰，爛寶在籠子裡都能感受到那股熱氣。但到最後她卻沒有必要釋放出攻擊，因為那個襲擊者自己像一袋鵝卵石一樣軟倒在地上。

站著他身後的是另一名女子，儘管年紀稍大且膚色較黑，但毫無疑問，她和火焰女孩一定是有親戚關係的，他們臉上都露出了相同的微笑。

「真是的，茜卓，如果沒有媽媽在照顧你，你會變成怎麼樣呢，嗯？」

茜卓臉上的笑容燦爛。「八成會在監獄裡。」

「那要確保你拿到的是家庭尺寸的牢房，」她媽媽說道。「現在首先要趕緊帶你離開這裡。」

「再等一下，我要先確保我的朋友都安好，」茜卓說道。她走近籠子，單膝跪在鎖頭旁邊，她的母親卻拍了拍她的肩膀。

「讓我看，」她說道。

果然，在達雷迪意識到身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之前，茜卓的媽媽就已經把那鎖給看明白了。當門打開的時候，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什麼——」

「三位隊長齊聚一堂。那輛賽車還能用嗎，達雷迪？我開來的車輛不是設計來逃離殺人蜥蜴用的。」

現在，達雷迪是高興的在咧嘴笑的那一個。「當然還可以運行，我建造了很多後備系統在——」

「少說話，多逃命。」茜卓說道。「我們很快就會有客人了。小傢伙，你跟我一起。」

爛寶不需要等人再次提醒，他快速地爬到茜卓的肩膀上。當其他倆人正在進入車裏時，爛寶用鼻子碰了碰茜卓的臉頰。

他噤噓了一聲。感謝您掉頭回來。茜卓驚訝地眨了眨眼。

「嘿，別在意了，我也有過類似的經驗。」茜卓說道。「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和我以及鼎雲俠隊待在一起。在我回去了之後，無論如何……夥計們？我們可以走了嗎？」

「幾乎要好了！」達雷迪回答著。

有某個襲擊者發出一聲嚎叫，接著一聲號角聲響徹整個營地，他們被發現了。

茜卓朝他們的方向丟出了一個火球。當一半的營地同時發生爆炸時，她跳進車子裏和其他人坐在一起。「還不夠快！快點出發！」

「聽他的，我覺得他應該知道些什麼！」茜卓說道。「迅疾魔隊一直總是領先，對吧？也許他就是那個原因！他可能知道一些小傢伙的捷徑之類的東西！」

「你知道你剛才的言論聽起來有多荒謬嗎？」達雷迪說道。

但茜卓已經沒有時間再去思考自己在做什麼。

她猛撲向方向盤，用力向左轉。

「茜卓，你在做什麼？」琵雅喊道。

「相信他！你很確定，對吧，爛寶？」

爛寶向前傾身，他尾巴上發出的光比之前的更加明亮。他所要做的就是集中注意力，然後……

「茜卓，再繼續下去我們就會死——」

看著眼前的樹幹像蟬在蛻皮一樣不停的脫落散開，琵雅脫口說到一半的警告止住了。在它的下面，是預兆之路的螺旋形光芒。

「小傢伙的捷徑。」琵雅說道。

下一秒鐘之後，他們就跨越過邊界，進入到另一個世界。



——第四篇完——

原文連結：[Aetherdrift | Episode 4: Little-Guy Shortcuts](#)